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五回 老閨女一念憐才

詩曰：春風吹煞草花香，無那窮愁欲斷腸。  
筆底漫誇文簇錦，樽前難博酒盈觴。  
半生落魄同張儉，長鈇奚羞客孟嘗。  
誰道侯門深似海，一番佳遇在東牆。

卻說那蘇拙庵，官至太常寺卿，年將耳順，告病在家，做人古怪執拗，平居無一笑容。單生一女，名喚秀玉。只為遴選東林，那一年已是二□三歲，尚未受聘。當下張赤城，因受金生之囑，再三力薦。蘇拙庵亦素聞其才名籍甚，滿口許諾。只是金生害著酒癖詩狂，不修邊幅。雖則窮苦備嘗，故態猶在。卻遇著蘇拙庵是一個執古端方的性子，頗覺不能相合。然蘇公為重著金生的才學，每每屈意下之。一日仲春天氣，蘇拙庵置酒後園，同著一個內姪，喚做於三省，並接金生到園遊賞。原來蘇公這所宅子，前面靠著大街，後面起造一所絕大花園，向東開扉一扇，扉外一條小徑，雖與大街相通，卻因近田岸窄，盤轉路迂，所以人跡罕到。當下進入園來，周圍一看，但見膩紫嬌紅，鶯喧蝶舞，果是□分繁豔。有詩為證：

若問園中景，園中景實奇。  
桃花紅豔豔，楊柳碧依依。  
水向幽亭繞，雲從畫棟飛。  
卻憐春易去，隔夜訂游期。

三人就在竹邊亭內，布席飛觴。既而觥籌交錯，酒至半酣。蘇拙庵向著袖內，取出花箋一幅，以示金生道：「這一首絕句，乃是小女遊園偶成俚語，雖非字挾珠璣，卻也意含蘭蕙，吾兄向號大方，幸為斧削。金生接來看，那詩道：

妝女重插玉搔頭，欲到花前步更留。  
春色不關女兒事，卻因鶯語上西樓。

金生細細的哦了數遍，連贊其妙。蘇拙庵道：「今日此飲，興亦不淺，吾兄何不步韻一絕，以紀勝游。」金生不假思索，隨即口占道：

紅紅紫紫滿枝頭，春色爭從綠野留。  
溲渤知慚充籠藥，也隨吟履到西樓。

蘇拙庵欣然笑道：「吾兄高才敏思，真足與七子頡頏，惜乎老夫朽邁，不能搜枯腸以和雅作，將不為花神所笑乎。」自此，蘇拙庵待著金生愈加優禮，許以秋試錄科，決當首薦。金生亦因見了秀玉之詩，不時思慕，又見蘇拙庵相待的情分，比前隆重，癡心妄想，認作屬意東林。一日偶與於三省閒話中間，微露其意，要求三省代伐。誰知於三省為著自己的才學甚淺，心下每懷妒嫉，巴不得尋著一件短處。那一日忽聽見要求姻事，暗暗歡喜。登時就向蘇拙庵，備細說知。蘇拙庵大怒道：「無恥狂生，絕不思忖，輒敢這般輕薄。憑你什麼仕宦門楣，我也不肯容易就許，豈有虎女曾嫁著犬兒的麼。」遂含怒進內，向夫人說道：「可笑那金集之，我好意憐他貧乏，收留代筆，他卻藐視我女，要求親事。似此輕薄太甚，俟其來時，我當面辱之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一個狂妄之士，今後只該擯絕他罷了，何消動氣。」蘇拙庵便叫管門的吩咐，不許放著金秀才復入。

且說秀玉身邊有一侍女翠雲，聽著這番說話，慌忙走進繡房，一五一□述向秀玉。秀玉便低聲問道：「還是那一個金秀才？」翠雲道：「就在我家代筆的這個酸鬼。癡心夢想，反把老爺觸怒。連這只飯碗兒也打斷了。」秀玉道：「劣丫鬢，你也不要把他藐視。秀才家若肯向上，少不得自有發跡之期。況聞此生才貌雙全，敢向我家求親，也是一個抱負不常的了。」只因秀玉年已過時，未免因春惹恨，所以說著金生，便是這般殷殷贊慕。閒話休提。

再說金生，自被那蘇拙庵擯逐之後，不勝憤憤道：「瞎眼老奴，那曉得憐才重貌。只怕你招著我這樣一個女婿也就罷了。難道我金集之這般才學，中不得一個進士麼。」遂立誓不從蘇拙庵門首經過，往往抄轉宅後小路而行。此時已是三月中旬，宗師發牌縣考，遂有幾個朋友，邀著金生，同在一個庵內讀書。庵之左側，有一文昌閣，內供梓童純陽二像。每日清晨，金生梳洗畢後，就去焚香拜祝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仍復禮拜如初。自此月餘，晨夕無間。那幾個同讀的朋友，俱暗暗竊笑道：「金集之這樣虔誠禱告，想是要中今科的解元哩。」遂戲擬闈題七個，將一張黃紙，端楷細書，把來壓在香爐底下。

一日早起，金生跪在案邊，細細的祝告了一會。抬起頭來，忽見香爐腳底，紙角微露。慌忙取出一看，乃是七個題目。以為文昌所賜，心下暗暗歡喜。每日閉著門兒，坐在房內，把那七篇文章，仔細精研，足足費了半月工夫，方才完構。那幾個朋友，無不背面揶揄。金生卻自以為此番必中，鎮日把那七篇，吟誦。到了得意之處，每每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時已府縣考畢，金生俱得取在前列。及至宗師出著兩個題目，曾經窗下做過，一發得意。到了出案，果然拔在一等七名。俄而槐黃將近，那同社的幾個朋友，也有取得科舉的，也有落在孫山之外，要去求考遺才的，俱紛紛然買舟赴省。單有金生，並無盤費，遍向親友借貸，其如□處九空。看看到了七月中旬，尚無措得之路。忽一日，打從蘇拙庵宅後經過，只見靠東兩扇竹扉，半閉半掩，走出兩三個美麗丫鬢，笑嘻嘻的東張西望。見了金生，俱指手畫腳，向著竹扉裡面，說一會，笑一會。金生走過了□餘步，復又撥轉頭來，看那丫鬢。不提防，一腳踏空，撲通一響，竟落在水溝之內。連忙爬到岸上，已是半身都濕。那破夏布衣，帶了泥水，就像蓑衣著雨，一點點兒滾下地來。金生自覺好笑，歎口氣道：「我滿望今科中個舉人，那知晦氣尚爾未絕。剛把那丫鬢看得一眼，就罰我跌這一跤。若與他成了親事，不知還要怎麼樣哩。」正在自言自語，只見那個丫鬢，走近身來，低聲喚道：「金相公，你的造化到了。俺家小姐適才偶在扉邊閒望，親見你跌下水溝。俺們就說，你曾在我家與老爺代筆過的。為此小姐一時間憐憫你是個飽學秀才，已到繡房裡面，把些東西送你。你且消停等著。金生聽罷，便著地深深一揖道：「敢問姐姐喚甚芳名？」那位小姐可會吟詩做賦？就是蘇老爺的女兒麼？」那丫鬢道：「俺喚翠雲，前番奉著夫人之命，曾把一件舊錦被送你，難道就忘記了。若問起俺家小姐，吟詩作賦，件件俱能，果是一個掃眉才子。你為甚也曉得麼？」金生正欲細問，忽聽得連聲喚道：「翠雲姐快來，小姐喚你哩。」金生便隨著翠雲，走近扉邊。只聞扉內唧唧噥噥說了幾句，便見翠雲拿著一封銀子，近前說道：「小姐著我問你，可曾取得科舉麼？若有科舉，只今試期已近，聊奉白金二□兩，以為進京盤費。須要作速起程，倘能奪得錦標回來，也不枉了俺家小姐一片好意。」金生再三謝道：「小生雖獲僥倖，取了一名科舉，怎奈缺少資斧，以致狼狽莫前。忽蒙小姐這樣厚情，使小生因以福星所賜，而博得一第，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煩乞小娘子致意小姐，願求面謝一聲。」翠雲笑道：「俺家小姐，豈肯容易與人見面的。你快些去罷，省得人來遇著了不好意思。」金生立定，要求面謝。只見左首扉邊，露出那羞花閉月的半個臉兒，向著金生秋波一轉，低聲喚道：「翠雲進來，掩了門罷。」金生急欲向前相見，那秀玉已為群婢簇擁而退矣。遂回至庵內，取出那封銀來，拆開一看，都是雪花細絲，又有素箋一方，上題絕句道：

文章枉得□年名，猶為饑寒錮此身。  
月窟漫嫌天路杳，嫦娥應與桂花鄰。

金生看罷，不勝感歎道：「細觀詩意，小姐的芳心已見。但恐朱衣不肯點頭，則嫦娥未易得近耳。」遂收拾起身，星夜趕至南畿，恰好遇著初九頭場。只見主考發下題目，四書三個，經題四個，與前時所擬七篇，一一相符。遂信筆錄出，毫不費力。心下愈信以為文昌默佑，決中無疑。俄而二三場畢後，那表判策論，俱覺推敲盡意，文理精工。到了月盡放榜，果獲中在□名之內。那同

在庵中肄業的幾個朋友，見了題目，無不暗暗驚訝道：「一時戲擬以與集之取笑，誰想弄假成真，竟有如此異事耶。」及至揭曉，三報已捷，寄詩一首道：

只道神明無足信，誰知遇假卻成真。

鹿鳴此日承恩宴，羞殺同窗下第人。

金生得詩，欣然笑道：「雖為汝等戲弄，然安知非神明鑒我愚衷，陰遣相告耶。」到得鹿鳴宴過，謝了房師，回至維揚。就有一個富戶金仲開，要求通譜，送著一所絕大的房子，價值千金。遂豎立旗竿，收了幾對僕婦，登時門庭赫奕，饋賀紛紜。

當日，先去拜著蘇拙庵。蘇拙庵直到門外相接，滿面堆笑道：「向時讀著吾兄的文字，就道是必中之才，誰想今科果獲高捷。詎惟鄉閭拭目，實副當寧得人之慶。」即而茶過兩次，金生起身告辭，蘇拙庵一把挽住道：「老夫年近六旬，只生一女，雖云愚陋，頗有詠絮之才。只為老夫要求一個名士為婿，以致遴擇數年，尚未受聘。今以吾兄鄉闈高薦，必作明庭偉器。若把小女兒字，可稱佳偶。意欲倩媒到宅，倒不如老夫面說的為妙。」金生道：「小姪家世微寒，駑駘下乘，幸藉朱衣暗點，遂獲濫竽南闈。老伯不以微賤而鄙棄於門牆之外，已出萬幸，豈敢望為東牀坦腹。」蘇拙庵笑道：「少頃即以庚帖送上，幸勿過謙。」金生心下想起當日把他擯逐一番，意欲不允。卻為感念秀玉之情，便即許諾。仍托於三省作伐，擇吉送過聘儀，俱不消細說。

時已二月初旬，蘇拙庵主意，欲令畢了姻事，方去會試。金生堅執要待春試，中後歸娶。遂與同年張佑，即日公車北上。到了長安，賃房作寓，每日埋頭苦讀，以期必捷。那房主人，有女名喚麗娥，笄年未嫁，時時潛步出來。秋波偷送，微露慙慙。金生端坐自若，絕不關意。一夕更餘時候，忽見麗娥悄悄闖進，金生連忙整衣而起，正色斥之。麗娥羞漸滿面，不憚而退，自後便到張佑房中鬼混。

原來張佑的臥房，就在金生左首。少年重色，不能自持，遂與麗娥譜了雲雨之會。金生雖微知其事，並不說破。俄而場期已過，當夜睡去。夢入一個所在，宮殿巍峨，往來人雜。忽聽得鼓樂喧闐，從西而至。向前看時，卻是一班人役，俱是色服披紅，帽上簪花兩朵。那吹打的在前引導，隨後餘人，手中都執黃旗一面。又有兩個，抬著牌匾一座，到了殿前，一齊放下。金生慌忙挨入眾人隊裡，看那匾上，書著「進士第」三個大字。前後又有兩行細字云：監察御史黃恂為會試中式。七一名，張佑。金生看了不勝嗟異道：「原來張年兄，已成進士，不知我金集之也曾得中否？」正在躊躇之際，又見一人，皂衣紗帽，揚鞭驟馬而來。向著眾人說道：「奉有玉旨，那張佑在京，曾經奸污閨女，罪應褫革，敕令改與同籍金宣。」遂喚從者，捧過筆硯，將張佑除去，換上金宣二字。眾人隨即起身，照前吹打，向東而去。金生大喜，剛欲跨出丹扉，忽被一人攔腰抱住道：「你為甚麼奪了我的進士？」金生舉眼看時，卻是張佑。便分辯道：「這是玉帝旨意，與我何干。」張佑道：「我與你就去面聖。」金生用力一掙，忽然驚覺，已是雞聲唱絕，天色微明。那一日正是二月初八，早膳過後，急忙打點進場。

不知金生果然得中否？且待下回再說。